

这件事抓了十几年,效果不明显,甚至有越演越烈的趋势。问题出在哪?老百姓说:问题出在政府是不是真的想抓。他们搬出老人家的话: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两字,共产党就是最讲认真的。言下之意,你认真了,不会抓不好。

这一次,市委召开了常委会,明确提出,违法建筑是当前广大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,是上海管理的软肋,

整治违法建筑这件事

陈保平

如长期积累,会极大损害广大遵纪守法群众的根本利益,损害上海城市形象。并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违法建筑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》,提出市、区县、街镇集中整治,要形成高压态势。从前一阵媒体报道的力度看,这一次或许不会“走过场”。坦率说,如果当初就能认真抓,把违建扼制在萌芽状态,何至于媒体今天要用“打攻坚战”、“啃硬骨头”、“解决老大难顽症”这样的用语。

其实,早些年整治违建的相关法律、法规人大已通过。这次的实施意见并没有出台新法规,今天的执法部门依据的仍然是过去的法律。那为什么相当长时间来出现了“违规违法人员甩开膀子乱搭乱建,执法执纪人员被捆住手脚无法整治的现象”?说到底,还是我们这个民族长期缺乏法治传统,搭建者有法不依,无视法规;行政者执法不严,见难就退。如浦东有个高档别墅区,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违法建筑,政府几番下手,最后还是“寡不敌众”,不了了之。这件事的恶果不只是违建拆不了,影响小区形象,而是当“法不责众”成为许多人的观念意识时,法律只能向隅而泣。

现在我们要问一句,是什么捆住了执法执纪人员的手脚?是因为违建的蔓延之势,造成了执法力量的严重不足?那么在蔓延之前呢?是因为如有人所说:《物权法》颁布后,执法人员无法进入私人住宅?那为什么不可以制度设计让他们自拆,就像小车违章你必须自行去罚款,否则要承担更大后果。关键还是有关部门不够“认真”,缺乏“认真”的动力,要是征地动拆迁“认真劲”可能就不一样。大概有一种情况确实会难为执法执纪人员,那就是违建者是官员,是名人,是当地的纳税大户,本地领导不想或不敢得罪他们,执法执纪人员只能“听话”而“弃法”了。这个恶果当然就更大,它让违法者和执法者都认为:什么法不法,关键看谁说话,有人的话就在法律之上。但这次领导发话了:要曝光剖析典型案例,尤其对党员干部搭建违法建筑的,要从严处理,加大问责曝光力度。可见,只要党为执法执纪人员撑腰,治理违法的事就好办。

违法建筑这件事,为什么大家反映比较强烈?我想它确实有侵犯公共空间损害公众利益的情况,但大多数人不是出于私利,守法者不会因他人违法占了便宜就感到自己吃亏,心有戚戚;也不只是损害了上海的城市形象,实际上违建房屋分散在各个小区或城郊结合部,尚未对上海城市整体形象构成破坏。但群众最不满的是它以一种公然的方式藐视法规,挑战法律,而我们的各级政府、执法部门却无能为力,任其由小变大,甚至在有些地方蔓延成风。有个住在上海的外国朋友就曾感叹:一个高档小区那么多人违法却无人管,在我们国家是无法想象的。这才是对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形象最大的损害。再往深处想,如果那些显性的违法标志、违法形象比比皆是,我们宣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依法治国、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大道理是不是会流于空泛,群众会不会责怪我们说一套,做一套?因为那些夺人眼球的违法建筑等于也天天在说话,在做宣传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市委这次抓这件事可谓抓到点子上了,把理念、法律、价值观细化、实化、具体化了。我们常说要提高认识,在我看来,是不是认真抓拆违,说到底还是检验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是认真对待法律、执行法律的问题。不知这样的认识是否提得过高了?

关公卖豆腐

赵全国

听体育比赛解说最爽的是乒乓球。最不爽的是听国足和国外强队比赛的解说。

我们不乏舌灿莲花的大牌解说员,却因为国足像孔夫子搬家——尽是输(书),他们英雄无用武之地啊!是激情奔涌还是黯然神伤?请铁嘴铜牙的纪晓岚当解说员也无法让国人过瘾的。

真的希望前不久以3:1战胜德国队的不是国乒而是国足,也让球迷欢欣鼓舞一番。想摆脱足球解说员关公卖豆腐——人硬货不硬的尴尬,球迷们还要期待多久呢?



1岁7个月的毛豆是个快乐的孩子,但他时常会看书看哭起来。

前两天晚上毛豆自己把《魔奇魔奇树》翻出来要我讲。故事是说穷苦的爷爷和孙子豆太相依为命,豆太胆小依赖爷爷,连晚上自己到魔奇树下撒尿都不敢。有一天夜里爷爷生了急病,豆太壮着胆子,去请大夫为爷爷治病,意外地看到了魔奇树在夜晚发光的美丽奇景。

这是一本左侧翻页的书,一掀开扉页,黄的底色上画着几颗星星,其中一颗大流星划过整个书页。“哇——”毛豆惊叹一声被吸引了。我自己初读时没有留意,但故事情节让我喉头一直哽咽:人生老病死命运无常,总有一天会像流星般坠落,要有勇气坦然面对这一切。这次和毛豆共读,才发现寥寥数笔的绘画,已经把这种情绪铺垫出来了。

大约是2008年前后,在电话里,我跟李子云有过一场小小争论。她是上海滩美食家,见多识广,吃遍中西。一般来说,她身为“小资教母”的品位具有权威性,掷地有声。况且,李家的老保姆秀英在李子云母亲的调教下,做得一手好菜。所以谈到吃,她自然有当仁不让的本钱。

我俩争议的焦点围绕着:“辣酱油是不是上海人发明的?”李子云当然是泰康黄的支持派,还特别强调,她在欧美、中国香港都没有吃到过同样的调味品。

现如今,泡脚两字的含义深了去了。倘若一次聚餐结束,有人对你说:怎么样,泡脚去?你心里最好打个愣愣:是泡脚,还是按摩?

派出所教导员范庆华告诉我:泡脚房的治安情况非常混乱,泡脚往往是挡风招牌。

我到上海浦东金杨社区采访阳光驿站。所谓阳光驿站是把社区里的白领党员都集中起来,因为他们的工作单位往往是独资或中外合资,没有什么党组织。

阳光驿站有个优秀白领,名叫李茂飞。我们面对面坐着聊。他是一家著名儿童用品大公司的人事主管。一次,李茂飞和他的伙伴们商量,如何把“慈善公益岗”的活动推进一步。李茂飞突然提出:我们组织流动党员到敬老院去为老人们泡脚,这个主意怎么样?

另一个流动党员叫程任勇,他开着一家小公司,于是自告奋勇:你这个主意好,给老人洗脚去,15套洗脚桶我来买,就算我的小公司捐助给敬老院!

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,流动党员们扛着洗脚桶欢欢喜喜来到敬老院,分别为老人们洗起脚来。老人们笑眯眯地不吱声,他们都在心里想:真不好意思啊,要麻烦你们啊。儿子女儿小时候,我们都给他们洗过脚,还把孩子嫩嫩的胖胖的小脚贴在自己的胸口,后来呢……

李茂飞给一位老爹洗脚,动作很生疏,他心里也在想:今天我给敬老院素不相识的老人洗脚,那么我为自己的长辈洗过脚吗?没有啊。春节回老家,我一定要带一套木头的洗脚盆回去,好好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奶洗一次脚。今天我们给老人们洗脚,其实是在洗涤自己的灵魂!

正当李茂飞为洗完脚的老爹穿袜子穿鞋子时,老爹老泪纵横地说:这一辈子,我儿子、女儿、孙子、孙女、外孙、外孙女,谁给我洗过脚?没有,没有一个给我洗过一次脚。小李,今天你给我洗脚,我浑身发烫,热血沸腾啊!

河北省某监狱,今年年初的一天,是规定的探监时间,那是囚犯们盼望已久的日子。早上,监狱民警关照所有参加接见的囚犯都带上自己的脚盆,然后打上热水,放上脚布,等到自己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来了,每一个囚犯都蹲下身去,甚至都跪下,为自己的亲人脱鞋脱袜,然后为自己的长辈好好洗脚。如果爹妈一起来的,就分两次洗。

这项接见内容很奇特。开初,接见厅里欢声笑语,打水声,绞毛巾声,问候声,倒水声……洗着洗着,只听见泪水滴到脚盆里的声音,嘀嗒嘀嗒,嘀嗒嘀嗒……囚犯们一边洗脚一边想:长这么大了,从来没有给爹娘洗过脚啊!看看,爹娘的脚干瘦了,青筋都突起了,都快走不动了,但是,这一双脚走的一直是正道啊!

爹娘们都在想:我们家的孩子总算懂事啦……

据说监狱的这次洗脚活动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,接见之后,囚徒们自我改造的步子明显加快了。

是啊,为老人洗洗脚也许没有什么伟大意义,但是,补上孝敬课也许比补上什么课都重要。当有的人在洗脚房和里和洗脚女调情的时候,不妨想想爹妈的那双曾经举步维艰的脚……

故事开始了,他听得很投入。我用粗嗓学爷爷说话,用细嗓学豆太说话,进展得很顺利,包括其中有一页的图是豆太想象魔奇树在夜晚会变成怪物,伸出大手来抓他,我担心,这会让毛豆害怕,但是他并没有,聚精会神看着画面听我讲。但是,看到半夜爷爷生了急病,豆太醒过来不知所措,毛豆突然大哭,转过头把书推到一边,紧紧偎在我怀里,眼泪扑簌簌往下掉。

我把书合上,抱着他抚摸他的后背,说:“毛豆看到爷爷生病了,很难过,毛豆替豆太着急,是不是?”他用更大声的哭泣回答我。“毛豆真是有个同情心的善良孩子,妈妈爱你。爷爷后来病又好了呢,不要太担心,你听妈妈讲完就

品。我们家是坚定的本帮菜拥趸,爸爸将此调料比喻成“洋泾浜”式的独创。而我认为这有可能是长期闭关锁国造成的误区,因为1998年我曾在珠海意外地买到过一瓶李派林噫汁,吃惊地发现与泰康黄辣酱油的味道是如此相近,只是还要浓郁许多。陪我买的人也非等闲,是李鸿章家的后代,其母与张爱玲是表姐妹。她吃早餐要滴几滴噫汁在荷包蛋上面,并肯定地讲:这是英国人发明的,解放前就有,泰康黄就是从那儿拷贝来的……争执不下,最后李子云说:“那你要给我找来,尝尝才知道。”被这么将了一军的我,要摆脱孤立的局面,只有在北京的洋超市里买好一瓶背着南下,扳回一局。因为李子云振振有词地说道,上海买不到,没见到过……

那一年,我正好要去南方做调研,这瓶李派林噫汁跟着我从浙东到浙西,走遍了浙江的镇县市,每次装桶都要用浴巾裹得严严实实,终于毫发无损地挺进了大上海。交差后过了几天,李子云约我聊天,开门见山:“那瓶酱真是好吃,我跟秀英说以后不要吃泰康黄了,像是掺了水似的,一比味道淡太多了……”老太太嘴刁,也不愧是狠角色。

我后来知道,李派林噫汁在中国唯一的分装厂位于广州番禺,主要是出口。李派林从1835年起有100多年的历史,原产于英国,又被美国并购,漂洋过海成了伍斯特辣酱,在一本台湾出版翻译的《生命饕宴》里,专门写道:“1938年,伍斯特郡酱已

是佐餐的常备品。”此酱多用于吃烧烤。追根溯源,这三种调料师出同门,它们共同的老祖宗是缘于印度的调味汁 Catsup,英国人将其引入香港,流行于粤港,吃传统广东蒸点陈皮牛肉球时,配的就是这种蘸料。广州旧时还有一句流行语:“噫汁当豉油”(找错对象的意思)。当噫汁落户到上海,与炸猪排结成了门当户对的一对儿。

而在同样喜欢吃炸猪排的日本,噫汁的历史又一次被改写,彻底由汁变成了稠稠的酱,专门侍奉炸猪排,我们的饕友将其翻译为:日式特调猪排酱。同宗同族的几房兄弟分别远走他乡,入乡随俗,各自闯出了一片自己的天空,这同样也是适用于噫汁家族的励志故事。

虽然不是原创,但并不影响泰康黄辣酱油在上海的美誉度。在炸猪排之

外,还蕴藏着更多的发展空间。家住在瑞金一路的姚芳瑜,是我爷爷二姐的儿媳妇,是我的寄娘。她是一位典型的上海太太,人长得漂亮,烧菜、社交也样样拿得出手。她在上海美影厂工作,从他们的同事、副厂长王柏荣那里学会了一道“王柏荣鸡”。先将大块儿三黄鸡油炸(吃时再斩小块),然后焗洋葱后和炸好的鸡块一起烧,酌量加入半瓶或大半瓶泰康黄辣酱油,大火烧开后转中小火,收汤时根据自己口味加糖加盐调味,这道菜凉吃最好。后来我妈妈也学会了,成了我们家的保留节目。

我的小厨房里永远会备着一瓶李派林噫汁,罐焖牛肉里会用到它,番茄炒蛋里也会用到它。我知道噫汁并不是李派林独有,亨氏也一样有出品,但是我一直没有买来尝过。第一眼很重要,一见钟情就是这么来的……



知道了。”“不要不要……呜呜……”故事没能继续。

这是把毛豆看哭的第六本书了。他第一次看书共情哭泣,是在不到14个月的时候,这是我当时在微博上的记录:昨晚毛豆点了安德烈·德昂的《月亮,你好吗》,看到月亮扑通一声掉水里,毛豆一撇嘴哇哇哭了。

第二次哭的记录:今天是讲林明子的《月亮,晚上好》,从满月就开始看的书,看了有八百遍了,可是看到月亮被乌云遮住,不出所料又哭起来。等到乌云走了他才停下哭泣,一双泪汪汪眼睛盯着书页。亲爱的宝贝,这些小小的不如意,在你心里是个什么样的过程呢?还有一次读《鼠小弟的又一件小背

心》,也让毛豆大哭一场。一个家有两岁女宝的朋友提醒我,“孩子哇哇大哭的思维是一个里程碑,是遵守规则、道德萌芽的基础之一。”我深以为然。

我也考虑过,毛豆为什么看这些书会有这么强烈的情绪,性格是一方面,另一方面应该他成长过程中的某个阶段,对分离、失败、挫折、失去、恐惧等开始产生敏锐的感受,那种难以言明的不安全感、不稳定感让他只能用哭泣来表达,用躲起来抗拒。一句话,他的哭泣不是软弱,而是成长。

宝贝,放心到妈妈怀里痛快哭吧,慢慢去感受人生的各种喜怒哀乐。

无字书的魅力,请看明日专栏。

亲子共读之美